

郁亦行 莫荣秀 著

KU YU ZHAI XI QU XUAN

苦愚斋戏曲选



苦愚斋戏曲选

郁亦行 莫荣秀 著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特约编辑：童雅君

封面设计：周剑峰

苦愚斋戏曲选

郁亦行 莫荣秀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插页 0 字数 196,000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510-793-9/L·279 定价 6.40 元

序

章 培 恒

中国的戏曲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日子。关汉卿、汤显祖等杰出作家大显身手的年代固然令人神往，就是京剧的四大名旦如日方中之时，今天看来也仿佛戏曲史上的开元盛世。然而，离开这“盛世”不过几十年时间，戏曲却已面临着没落的命运。舆论界的不断发出“振兴京剧”、“振兴昆曲”的呼吁，就意味着这两个历史悠久、曾经是光芒万丈的剧种迄今未能振兴起来；连在四十年代发展迅猛、一度成为戏曲界“天之骄子”的越剧，现在似也已颓势难挽了。

然而，戏曲并未消亡。在大城市里，尽管戏曲的观众锐减，但就绝对数字来说，戏曲爱好者仍旧不少；在乡村和集镇里，热爱戏曲的观众更是不可胜数。他们都有权利要求得到艺术上的享受，社会也有义务满足他们的要求。

换言之，时至今日，依然需有相当数量的文艺工作者从事于戏曲的编、导、演。不过，这些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是艰难而崎岖的，他们所能获得的，只是无数普通观众的由衷而沉默的——也即很少以舆论阵地或高昂票价来表达的——感谢。与其他领域的同等才能、付出同等劳动的文艺工作者相比较，他们的待遇是如此菲薄，生涯是如此寂寞，在他们头上已不复存在耀眼的光圈。然而，他们的坚毅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崇敬，他们的劳动成果所带给观众（以及作品出版后的读者）的愉悦，永远值得人们欢喜赞叹。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悲

壮的搏斗。

友人郁亦行君就是这样的文艺工作者中的一位。

亦行是一九五七年秋天进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的。当时我在系里担任助教。到了第二个学期，我的老师蒋天枢先生给他们年级开“中国文学史”课，我算是辅导教师，于是也就认识了他。开始时我只觉得那是一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接着又知道了他的聪明和厚道。——聪明体现在他的业务学习上，厚道则蕴含在他的政治表现中。如所周知，五七、五八年是轰轰烈烈的年头，反右、大跃进、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拔白旗、插红旗……这些沸反盈天的景象，至今思之，犹历历在目。以亦行的聪明，谅必不会不知道怎样迎合此种形势，以获取出人头地的效应，但就我所知，他却似一直处于“中游”，跟当时“力争上游”的口号差一个节拍。我想，他是不愿意伤害别人吧。因而对他颇有好感。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去外地工作；就当时的工作档次来说，至多属于中档，跟他的“中游”状态正相适应。

等再次见到亦行，距离他毕业已二十几年；他的形貌跟我印象中的英俊小伙子已颇不相同，我自己当然更为苍老，不由得想起了关汉卿的杂剧《关大王单刀会》中的一句话：“想不到这般老也。”而更想不到的是：他一直在默默地做着类似关汉卿的工作：编写戏曲剧本。

由这次见面，我才知道了他毕业离校以来的大致情况：长期过着拮据的生活，幸而夫人莫荣秀女士与他相濡以沫，相濡以沫，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艰苦辛劳，以支持他从事戏曲创作，还经常与他共同写作；现在，孩子长大了，可以舒一口气了。

但过不多久，就传来了他夫人遭车祸而猝然去世的噩耗。

这对亦行当然是无比惨重的打击。当他从打击中稍稍恢复过来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以前写的这些剧本结集出版。这既是对他的夫人、对他们那辛勤而甜蜜的共同生活的最好纪念，也显示了他那坚强的决心：尽管现在的戏曲并不景气，但他仍要在这园地里锲而不舍地耕耘。

对于戏曲，我是门外汉，本不配置喙于其间，但读了这些剧本，却为作者的严肃、认真的精神所打动，因而也就不自揣地想说一些意见。

中国的戏曲形成较晚。她的兴起和发展是与宋、元以来市民阶层的逐步壮大相联系的，因而她一开始就较多地体现了市民阶层的要求；而他们之要求于戏曲的，则首先是提供娱乐。这种置娱乐作用于教育作用之上的情况，在当时不但没有降低戏曲的价值，反而有利于她的发展。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早就指明的，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里也就是封建思想。在那个时代而强调戏曲的教育作用，不过是使戏曲成为有意识地宣扬封建思想的工具。如果首先着眼于其娱乐观众的作用，倒反而能较少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

就为观众提供娱乐来说，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轻松的闹剧、笑剧。我国在戏曲正式形成之前即有诙谐的“参军戏”之类的伎艺，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绝不会只以此为满足；期望得到更广泛、更强烈而持久的精神享受，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正因如此，对娱乐作用的强调往往导致另一种教育意义。以元杂剧《窦娥冤》来说，原属于“公案戏”一类，是以情节的曲折离奇来吸引观众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逼真，如果漏洞百出，观众就不再能感受到它的曲折离奇，反而觉得索然无味了。既要逼真，也就必须显现出

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思想感情，于是观众在剧本中看到了窦娥的痛苦、愤怒、抗争，听到了她那咒天骂地的呼喊。这就是《窦娥冤》的教育意义之所在。但那是从戏曲的娱乐作用中衍生出来的，它的教育意义也并非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那种教育意义，因而能与广大民众的心相通。

当然，戏曲的娱乐作用必须以一定的技巧为前提。无论是要使观众感到轻松或紧张，还是要使剧中人物显示其痛苦或欢乐，都需有高度的表达能力、把戏剧的各种要素和谐地结合起来；倘非如此，观众就难免有味同嚼蜡之感。

但是，在“左”的倾向的影响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戏曲创作却一味强调所谓教育意义，根本不提娱乐作用。技巧虽不全盘否定，但却必须服从于所谓教育作用，从而也就应该为之牺牲。加以此等教育性本就是不自然的，没有牺牲掉的那些技巧也就成了可有可无、发挥不了多大功效的东西。其结果是：忽视技巧也就成了一种相当流行的风气。

而在亦行的剧本中，我却看到了一种对艺术负责的精神、尽量想使观众和读者愉悦的努力、对技巧的一丝不苟的追求。这种对艺术的忠实、对观众和读者的责任感，也就使他有可能跟那种只强调所谓教育意义而任意践踏艺术原则的创作偏向相区别。自然，正如强调作品的娱乐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其教育作用，亦行的剧本也并不是没有教育意义可言，但那是从愉悦读者的功能中自然衍生之物，而并非从外界强加进去的。

我想，在当前戏曲不景气的情况下，出色的演员和编导是同样急需的。我衷心祝愿亦行的剧本能为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所喜爱，我更祝愿那种执着于艺术的精神能够在戏曲界发扬光大。
（郁注：感谢我的老师、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为此书撰《序》）

前　　言

在我和莫荣秀老师的家乡——江苏金坛，京剧、锡剧（民间俗称滩簧）、越剧、话剧、评弹等很早就流行开来。我们从小受艺术的熏陶和父辈的感染，喜欢看戏听书，参加一些文艺活动。1957年我从金坛县中（华罗庚中学）毕业，继入上海复旦大学；1960年她从夏溪中学毕业，考进徐州师范学院。两人修的均是中国语言文学，自然有更多的机会系统地接触古今戏曲。各自毕业以后，一北一南，从事教学和研究。1966年我们结婚；1972年我南调，从事文化行政工作。夫妇朝夕相处，谈经说文，共同的爱好与强烈的事业心促使我们挤出时间进行剧本创作。

这里选的《苏武出使》、《包公自责》、《大禹》、《邬飞霞刺梁》、《齐宫铁血》和《雏玉》六个文学剧本，是1979年至1989年间的部分作品。

当这本《苦愚斋戏曲选》面世时，我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忆起我的妻子。没有她多年的操持家务，没有她的精诚相助，我不可能积极从事写作，当然更不会有这些作品。她是一位平凡的中国女性，是一位苦干实干的人民教师，又是一位慧达慈爱的贤妻良母，她帮我赢得了时间，我们互切互磋，辨难析疑。有时，她也翻寻资料，畅述见解。一稿一稿修改，清稿常出于她的手笔。这些作品，字里行间凝结着她的情感

和辛劳，是我们共同心血的结晶。

不幸的是，她在 1990 年 2 月 12 日惨遭车祸，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永不能弥补万一的损失！

现在，我把这本《苦愚斋戏曲选》供奉在她的灵前，以寄托深切的哀悼和思念。

在本书筹划出版过程中，学林出版社的同志给予了热情支持；同窗吴立昌先生为此事出力；林明根、戴耀明、徐成林、戴靖、葛峻诸位朋友以及关心我们的领导和同志，诚挚相助。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郁亦行

1992年1月18日

目 录

前言	(1)
苏武出使(新编历史剧)	(1)
包公自责(新编历史故事剧·扬剧本)	(52)
大禹(新编历史神话剧)	(103)
郭飞霞刺梁(新编历史故事剧·越剧本)	(149)
齐宫铁血(新编历史剧)	(204)
雄玉(新编历史故事剧·京剧本)	(264)

苏 武 出 使

(新编历史剧)

人 物

苏武：汉中郎将，率部出使匈奴。

张胜：汉副使，后降顺匈奴。

常惠：汉假吏，随苏武出使。

卫律：原汉臣，奔降匈奴，封丁灵王。

虞祥：卫律下属，后归汉为汉副使。

李陵：汉骑都尉，败降匈奴，立右校王。

冯婕：汉女使臣，雪姬的表姐。

香草：冯婕的侍女。

且鞮侯单于(简称单于)：匈奴君主。

大阏氏：且鞮侯单于的阏氏。(匈奴皇后号)

母阏氏：且鞮侯单于的母亲。

珊丹公主：且鞮侯单于的妹妹，嫁李陵。

雪姬：母阏氏的养女，后嫁苏武。

海棠：母阏氏和雪姬的贴身侍女。

壶衍鞮单于(简称新单于)。

匈奴主客：匈奴礼官。

文武大臣若干。

募士、武士、骑士、兵卒若干。

使女、奴婢若干。
匈奴少女歌舞者。
男女牧民等。

第一场 扣留汉使

〔公元前100年即汉武帝天汉元年。〕

〔在序曲合唱声中，大幕徐徐拉开：单于驾登的大帐内外，悬灯结彩。原野，风和日丽，草原葱绿，畜群、帐幕隐约可见。〕

〔序曲唱词：苏武出使十九年，
冰天雪地苦熬煎；
逆境磨砺壮士志，
巍巍气节传人间。〕

主 客（上）下官，匈奴主客，在且鞮侯单于麾下，迎送宾客。今日七月初七，大喜大吉，单于施行送别礼，一切准备就绪。（四望、高喊）恭请单于升帐啰！

〔幕内呼威声，音乐起。四旗牌、四武士持弓弩、刀铤引路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王公大臣上；且鞮侯单于威风地上，护卫兵卒上。后随大阏氏、母阏氏、珊丹公主、雪姬以及海棠等使女、奴婢。各自坐立或跪侍。〕

主 客 启禀单于，汉廷使臣中郎将苏武来龙城结和亲之约，大功垂成，就要返回长安。

单 于 赠送汉帝的宝马选好了吗？

主 客 选好了，遵单于旨意，白色、青色、黑色、红色各

二十四，精良剽悍，百里挑一。牧马人见了，莫不赞赏。

单于 好！趁此日丽风平之时，传请汉使进帐。

大阏氏 且慢！王公大臣们还没有到齐吧？

主客 这？（环视）独缺丁灵王卫律。（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母阏氏 那边谁来了？（众注视）

卫律 （急冲冲上）卑职卫律向单于请安！向诸位大臣请安！

单于 免。为何姗姗来迟？

卫律 单于容稟。

（唱）前日你出猎在远方，
我那侍卒小虞祥，
谋反伏弩暗杀我，
事败露短兵相接战沙场。

母阏氏 这事，大家知道了。

卫律 （接唱）今发现张胜犯有同谋罪，
只怕幕后还有苏中郎。

单于
母阏氏 啊？！（惊愕、面面相觑）

众大臣

单于 当真？

卫律 我卫律，原乃汉帝重臣，不惜一死，投奔单于，忠心耿耿，岂敢谎报？！

单于 依丁灵王之意？

卫律 扣押处斩。

单于 这……

母阏氏 处斩？（疑止）

大阏氏 我看，把他们传召进帐，命武士去其使节，用黑墨涂黥其面，先摆一摆我们匈奴人的威风，杀一杀他们中原人的锐气，再行论罪。

单于 (示骄)好！先传召进帐。

主客 传汉使苏武进帐！(起音乐。主客下，返引苏武、张胜、常惠及二募士上。苏武手持使节，浩气威然，常惠捧印绶)请吧！

苏武 请。

(唱)苏武我、奉圣命、出使匈奴，
结和亲、安边民、赠绢送粟。
百余年、兴兵师、血流成河，
尸骨堆、露山野、不可胜数。
喜今朝、解民困、刀兵入库，
男耕牧、女纺织、老弱相扶。
负使命、行大礼、告别单于，
回长安，登临那万里征途。

诸位弟兄，小心了。

张常惠 大家小心了。(欲随进帐)

二武士 且慢！(欲夺节、涂墨)

苏武 啊？休得无礼！

二募士 哼，(退逼二武士)阻挡我们苏爷进帐，你们有几个脑袋？！

苏武 我乃汉朝使臣，持节进帐，拜见单于。而今以墨涂面，我们身犯何罪？

主客 这是单于和大阏氏所吩咐。

苏 武 当真?

主 客 当真。

苏 武 果然?

主 客 果然。

苏 武 走! (欲离去)

卫 律 站住! 既然来了, 我敢发誓, 想走, 可不那么容易!

张 胜 是你——卫律。

苏 武 人在旌节在, 誓死葆忠贞!

主 客 启稟单于, 苏武誓死不肯去节、涂面。

单 于 (自语)好一个壮士!

母 阎 氏 就让他站立帐门答话。

主 客 是, 站立帐门答话。

单 于 (唱)选吉日熙熙睦睦送使臣,

谁料想虞祥谋反通张胜;

苏武你暗中背主胡作乱,

触怒我天之骄子实可恨。

(风沙骤起)

苏 武 私通谋反?!

(唱)我披肝沥胆奉至尊,

从不屈节辱命暗偷生;

卫律诬陷心叵测,

定要掬尽碧水洗冤尘。

卫 律 带活口! (虞祥缚背, 被武士推上)你跟随我多年,
貌似顺从, 暗地谋反, 勾通张胜, 该死的畜牲。(鞭打)
这就是人证。

虞 祥 (怒目而视)卫律! 你身为汉朝臣子, 背叛中原, 逼

我随从，你，天理当诛。

卫 律 住口！（武士堵其口）再抬弓箭。（二奴卒抬弓箭上）这就是物证。堂堂副使，暗中竟送给虞祥谋反的武器。（武士持刀铤逼近张胜）

张 胜 （发抖、自语地）人到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扑通跪地）虞祥在汉，素与我相好。我随苏中郎来到龙城，虞祥私下告知：卫律乃无耻叛臣，欲谋而杀之，我暗暗称赞，并赠以弓箭相助，这与苏中郎无关。

大阏氏 副使犯罪，正使连坐！

卫 律 （学舌）副使犯罪，正使连坐！

苏 武 连坐？那我问你，如若你阏氏犯罪，单于也当连坐么？

单 于 （怒）大胆！

大阏氏 统统处斩！（武士欲押下）

雪 姫 且慢！

单 于 义妹有话要说？

雪 姫 虞祥私通张胜，谋害丁灵王，未能得逞，罪该处死；如果谋害单于，又该加至何罪呢？

单 于 这、这……

母阏氏 雪姬言之有理。

雪 姫 请单于以胡汉和亲为重。

母阏氏 像苏武这些中原的壮士名将，单于重爱，不如一一招降。

左右贤王 雪姬高见。

左右谷蠡 母阏氏高见。

单 于 苏武，你该明白，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

之骄子也。望你思量！

苏武 当初，单于十分谦恭，如今竟变得这样骄狂！

单于 哼！丁灵王。

卫律 在！

单于 （示意）如不归降，替我重重治罪。

卫律 遵命！（跪伏）

——灯暗，二幕急闭

第二场 卫律逼降

〔二幕外，大阏氏上。

大阏氏 （焦急自语）他怎么还不来呢？

（卫律悄悄上，见之唬嗔）你还想来吗？畜牲！

卫律 我是畜牲，那你，畜牲的情妇，不也是——

大阏氏 呃。（举手欲打）

卫律 饶命。（顺势抓住其手嬉谑）

大阏氏 勿让人看见了。（停）我问你，苏武的事情怎么样了？

卫律 单于一心要招降。

大阏氏 和亲和亲，单于想得倒美，还要讨娶汉家公主做阏氏，到那时，我不成了多余的人了吗？

卫律 我敢发誓，有我丁灵王在，谈何容易！如若和亲一旦成功，只怕我卫律，就会变成单于献给汉帝的“厚礼”了。

大阏氏 那多嘴的雪姬，救了苏武一条命，可恶！（咬牙切齿地）现在，单于把你交给你了，你要替我砒霜里加